

一次垮台的会议

——1948年国民党莫干山“币制改革”会议

◎ 史海钩沉 □ 周忠明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违背了全国人民希望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恢复经济的迫切愿望,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反共内战。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标志着解放战争进入了新阶段。中原地区也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战略反攻、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由于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区不断缩小,生产能力不断下降,其巨额军费开支几乎全靠印钞来维持;以当时的法定货币——法币发行量为例,1945年是1万亿元,而1948年到7月底就已高达66万亿元;具体到市场上,1946年每担米的价钱为3万元,到1948年为270万元,不到两年就涨了90倍。通货膨胀就像脱缰的野马,进而造成社会急剧动荡和财政危机,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大量工商业企业濒临倒闭、城市失业人数迅速增多、广大农村饿殍载道。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连蒋介石自己都认为“经济险恶,物价飞涨,以通货膨胀不能压阻为最可虑”。

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演变,到1948年年中,国共双方都已深刻地认识到关乎胜败的大决战即将到来。除了军事上排兵布阵外,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热情空前高涨,军民齐心、官兵一致,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国民党靠什么呢?靠美国援助的武器军火,靠印钱;然而这时的法币已基本失去支付功能,印得再多也没什么用了。因此蒋介石深知“应速谋彻底改革之道,方能挽救此危局”;他的改革之道就是重新发行一种新货币,取代已经毫无公信力的法币。尽管这个设想甫一提出,就引来了国民党高层和财经专家的一批质疑,蒋介石还是要求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立即组织制定改革方案。

二

1948年7月26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又一次来到了莫干山,位于屋脊头的550号别墅成了临时总统官邸。在莅山当晚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山上“清凉静净与南京冷热清浊,不啻有仙凡之别矣”,足见其对莫干山的喜欢和看重。关于这一点他在后面的日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在27日上午游览剑池后,虽“甚觉闲散疲倦,此乃心神放松之象,不似在南京时之紧张也”,因此“晚餐,其味津津,在山风味可也”;28日上午“登塔山巅,眺望四顾,万山争朝……自觉近日健步胜常,无异20年前之体力,一般民众见之也甚以为奇”,莫干山的好风景给他带来了好心情,尽管上山前觉得“军事、党务与经济皆濒于崩溃缘际,其重要务必整顿改革问题皆凑在一身,诚有不知从何处下手之感,而经济管制与币制之改革实行方法与时期之迟早,更为难决”,然“在莫干山休养二日整理就绪,是静处修养之效也”“因之对于国事也甚有信心与乐观矣”。他上午游览景点,下午在官邸处理政务,而晚上则与夫人宋美龄“望月纳凉,心神愉畅”。这期间,除蒋经国携妻儿“全家来山团聚”外,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副部长徐柏园、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美援委员会委员严家淦等也陆续上山。如此大的阵仗自然引起了各路媒体的关注,《大公报》甚至开设专栏报道“临时总统官邸”的消息。为了保密需要,大员们纷纷寻找借口掩饰行踪,“如王世杰还带着他的大公子纪五,笑着对记者说这次来是游山的,陪陪他们”“翁文灏与记者谈天说地,可不知讲什么”等等,但由于“被记者所包围,无奈派出王云五做代表,在莫干山饭店走廊上向我们发



莫干山550号别墅

表谈话,说是为了立法院通过总预算,有许多机构要裁撤,有许多机构要经费”;记者们心里也明白“这当然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是要来开“全国财政金融会议”,就是问不出确切信息罢了。

莫干山会议没有采用俞鸿钧提出的相对稳健改革方案,决定按照王云五拟订的激进办法,就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挽救政府财政困难,整顿日益困难的经济秩序。具体措施是以中央银行储备的黄金和证券作保证,发行新币——金圆券,取代法币流通;与此同时,以政治手段强制收兑民间所有的金银和外币,并实行经济管制,冻结物价。蒋介石认为,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是希望用此“猛药”,彻底摆脱恶性通胀的压力,整顿陷于混乱的货币金融秩序,为即将到来的国共军事决战提供充分保障。因为需要国家政权背书,蒋介石原本希望这个方案经由立法院通过并授权施行,但因不赞同者多而遭到拒绝。最后只好依照宪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特别授权办法,以“总统令”形式公布实施。

三

据记载,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币制改革方案。当晚以总统名义签发《财政紧急处分令》,电台随即全文播发;20日《中央日报》等各报刊均登载了这一命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四项配套政策也同步出台。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还决定在上海、天津和广州三大都市区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由蒋经国协助俞鸿钧负责督导。蒋经国确实没有辜负期望,他利用在苏联学习工作时的经历和知识,还有在赣南积累的实践经验,提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这样颇能鼓动人心的口号,发动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建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和“人民服务站”,参与经济管制措施监督检查。要求对触犯法律者,商号吊销执照、负责人法办、货物没收,甚至公开枪决了几个涉案官员和商人;还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罪名逮捕了一批大商人,一时间上海的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短短两个多月就收兑黄金114.6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元369万元、银币96万两,可谓成绩卓著;蒋经国本人被上海市民称为“打虎英雄”。然而他的这些行动深深触动了大资本家、大买办和官僚资本的利益,尤其是抓了孔祥熙大公子孔令侃、查封他的扬子公司后,导致了宋美龄、蒋介石夫妇先后亲自下场干预。据说接到夫人电话,蒋介石马上暂停自己主持的有关辽沈战役的军事会议

四

不同于1927年12月和1937年3月那两次莫干山之行,这一次蒋介石在山上住了整整六晚五天,是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夫妇最后一次来山,但这次莫干山之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气。英国知名战地记者杰克·贝登1946年再次来到中国后,目睹了国共内战的全过程,写出了轰动西方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针对币制改革一事,他在书中写道:“一位评论员说:‘政府的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像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1949年跟随国民党迁居台湾的著名学者沈云龙在评论王云五币制改革方案时,直截了当指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的主因”;还有很多人认为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一分败于军事九分败于经济。1994年,朱镕基总理视察莫干山时,在币制改革会议旧址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作为经济学家的总理当即给了个结论:“那是一次垮台的会议。”

◎ 史林偶拾

徐悲鸿和《八十七神仙卷》

□ 闫泽川

1937年春天,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应邀到香港举办画展。作家许地山和夫人介绍他去看一位德籍妇人收藏的中国字画。当他欣赏到第三箱时,发现了一幅很长的人物画卷,这是一幅唐代画家传下来的白描人物手卷。画上87位人物列队前行,姿态各异,飘飘欲仙,徐悲鸿异常兴奋,当即倾囊凑足1万元,又配上自己的7幅佳作把画卷从外国人手中换回来,并重新装裱,加了题跋,专门盖上了“悲鸿生命”之印。

1942年,徐悲鸿寄居云南大学,一天,日本轰炸机列队而来,徐悲鸿匆忙进入防空洞。等

警报解除回来,他的房门已被撬开,《八十七神仙卷》被盗。他忧心如焚,一下子病倒了。自此,他得了高血压病(10多年后,他即以高血压病逝)。

后来,他到重庆中央大学教书,一天,他的学生卢荫寰女士从成都来信告诉他:《八十七神仙卷》在成都发现,他高兴得忘掉一切,一连几天都在琢磨如何把画赎回保存,最终,他又以20多万元和自己的数十幅作品作代价托人把画收回来,画上的题跋和印章均被挖去。他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当时无限欣慰的心情:“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葑菲味,换到金丹凡骨安。”

胡适的气量

□ 唐宝民

谈鲁迅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成见很深,先是对胡适的学术方面进行批评;后来发展到对胡适人生态度方面进行讥讽,有的话用语甚重、过于尖刻;而且,通过阅读鲁迅同时代人回忆鲁迅的文字,可知鲁迅私下里也多次和别人谈起过胡适,颇多讥讽之意。鲁迅对胡适的看法,正确与否,这篇小文不作考量,我想说的是胡适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读遍胡适先生的文集,发现竟无一句对鲁迅不满的话;他议论鲁迅的文字,看不到任何情绪化的东西,极为客观、公正,而且还带着某种友善和敬意,对鲁迅的修养、学识,持赞赏态度,真的很难能可贵。

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反对白话文,因此,对于积极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特别反感,按理说,你提倡白话文,我反对白话文,纯属学术争论,是

正常的学术现象。但邓之诚却因为胡适提倡白话文而对胡适进行谩骂,而且不是骂一次两次就拉倒,而是每课都要骂一次:“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胡说的!”胡适那时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而且是北大教授,北大和燕京大学,同处一座城市,胡适不可能不知道邓之诚先生对他的谩骂,但在笔者所查的资料中,没有见到胡适对邓之诚恶语相向的记载,足可见胡适做人的胸襟和气量!

这就是胡适的为人:从不落井下石,即使是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也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面对这些针对自己的谩骂,没有暴跳如雷、反唇相讥,而是用沉默来化解矛盾,表现出了十足的大家风范。胡适所表现出的这种大度、宽容,是建立在容忍异己的精神基础之上的,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境界!

林徽因因何改名

□ 杨方

林徽因的名字最初是“林徽音”,典出《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是其祖父林孝恂从“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中所取。

林徽因改名,也算是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上世纪30年代初,文学青年林徽因已小有名气,经常有诗歌、散文发表,巧的是,竟然有位名叫“林徽音”的男性作家也有诗歌、散文发表。二人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且“徽”和“微”字形极为相似。更巧的是,二人的写作风格也很相近。林徽音是新月派诗人,林徽音与新月派相互来往很多,因此不仅读者容易弄混,编辑也

常常把二人的作品“张冠李戴”。

据记载,为避免彼此有掠美或冒牌之嫌,1931年,徐志摩曾为林徽因在媒体上发布一则声明:作者林徽音,是一位女士,作者林徽音,是一位男士,二者不是同一人。但徐志摩的声明并未解决根本问题,照样常常被人弄混。为了消除误会,林徽因在发表文章时,只好将署名改为“林徽因”,其最有名的《你是人间四月天》便署名“林徽因”。

林徽因说:“我倒不怕大家把我的作品当成他的作品,我只怕把他的作品当成我的。”如此看来,林徽因不仅有独有的傲气,也有超越常人的底气。

齐白石的敬业精神

□ 姚桃川

老舍和齐白石相处和睦,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一天,老舍找到齐白石,别出心裁地要他根据苏曼殊的诗句“芭蕉叶卷抱秋花”,创作一幅与众不同的画:画出卷心的芭蕉。

齐白石听后犯了难:芭蕉他经常看见,卷心的芭蕉他之前也观察过,但现在,他却一时想不起来芭蕉的心到底是左旋转还是右旋转。如果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盲目创作,不仅是对艺术的不尊重,弄不好还会贻笑大方。

踌躇了许久,齐白石一本正经地对老舍说:“非常抱歉,这次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说实话,我创作不出你要求的这幅画!”老舍听后不明所以,他疑惑地望着齐白石,还以为对方在和自己

开玩笑。作为名声在外的大画家,还有什么能难住齐白石的呢?

齐白石先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最后坦诚地将真相告诉老舍:“并非我不想帮你创作这幅画,而是我实在想不起来,芭蕉的心到底是往左旋转还是往右旋转,所以我现在不能动笔。只有等我将这件事的真相了解清楚之后,才能动手作画。”看着齐白石一脸严肃的神情,老舍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打动。

很快,这件事在圈子中流传开来,大家除了对齐白石坦率而谦逊的性格所折服外,更对他对艺术的精益求精而赞叹不已。面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不要为了自尊而盲目动手,而应保持学习和寻求真相的态度,这种严谨和求实,才不愧为大家风范。

一代医宗朱丹溪

◎ 两浙人物 □ 陈荣高

义乌赤岸镇东朱村,有一座中华养生丹溪文化园。园内湖光山色,亭台掩映,花木扶疏、曲径逶迤,建筑古朴,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元代四大名医朱丹溪墓就座落其中。

一踏进这座具有江南风格的文化园,即可见到陈敏章题写的“一代医宗”石碑。朱丹溪(1281~1358),名震亨,字彦修,人们尊称他为丹溪先生、丹溪翁。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朱丹溪中医药文化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朱丹溪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特别是他为母亲治病,终成一代名医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成为后人口中的佳话。

元贞元年(1295),朱丹溪的父亲因病去世,留下孤儿寡母4人相依为命,母亲戚氏挑起全家重担。朱丹溪30岁那年,母亲患上了重病,四处求医问药,但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朱丹溪发

现,那些所谓的医生,不过是半路出家的庸医,盲目照抄药方,导致母亲病情日益加重。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脸庞,朱丹溪心如刀绞,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医术,治好母亲的病。

于是,朱丹溪开始了艰苦的学医之路。他夜以继日地攻读《素问》等医书,刻苦钻研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为找到更好的药材,他亲自跑到大山中去采药。回来后,又反复调配药方,为保证母亲的安全,他先自己喝下药水,体味药性的刚柔后才让母亲服下。经过5年勤奋苦学,朱丹溪终于治好了母亲的病。这不仅让他深感欣慰,更为他日后的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丹溪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这也让他的学医决心更加坚定。40岁时,他治好了恩师许谦多年的顽疾,声名鹊起。为提高医术,他出浙江,遍访名师,44岁时跟随罗知悌学医。罗是当时名医,世称太无先生,其学得刘完素之再传,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学说。丹溪尽得其学,并有机会吸收三家学说之长,融会自己的心得,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并创立了“滋阴派”学说。

关于滋阴降火法的临证应用,朱丹溪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学术上不墨守一隅之见,除滋阴降火外,也善于温补。他曾用黄芪附子汤、黄芪白术汤,治愈郑兄的病。用补血温血法,治愈东阳傅文的病。用峻补法,治愈徐妇难产。这些都足以说明丹溪在医学上是比较全面的。

丹溪之学,其特点大致有三:一是阐明相火的生理与病理,探讨了相火对人体的重要性,并说明相火妄动的危害;二是在相火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强调“养阴”在养生和治疗上的重要性,因而创立了“滋阴派”;三是在杂病方面,阐明了气、血、痰、郁等病机理,丰富了临床医学的内容,并经过他的弟子们的发挥,使朱氏之学对后世内科学有深远的影响。

朱丹溪一生,著述多多。主要有《格致余论》《丹溪心法》《丹溪翁传》《金匱钩玄》《火宁君相,五志具论》《外科精要发挥》《医学发明》《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素问纠略》《伤寒论辨》《风水问答》等卷。

